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陶庵夢憶 第三卷

**絲社** 越中琴客不滿五六人，經年不事操縵，琴安得佳？余結絲社，月必三會之。有小檄曰：「中郎音癖，《清溪弄》三載乃成；賀令神交，《廣陵散》千年不絕。器由神以合道，人易學而難精。幸生巖壑之鄉，共志絲桐之雅。清泉磐石，援琴歌《水仙》之操，便足怡情；澗響松風，三者皆自然之聲，正須類聚。偕我同志，爰立琴盟，約有常期，寧虛芳日？雜絲和竹，用以鼓吹清音；動操鳴弦，自令眾山皆響。非關匣裡，不在指頭，東坡老方是解人；但識琴中，無勞弦上，元亮輩正堪佳侶。既調商角，翻信肉不如絲；諧暢風神，雅羨心生於手。從容秘翫，莫令解穢於花奴；抑按盤桓，敢謂倦生於古樂。共憐同調之友聲，用振絲壇之盛舉。」

### 南鎮祈夢

萬曆王子，余年□六，祈夢於南鎮夢神之前，因作疏曰：「爰自混沌譜中，別開天地；華胥國裡，早見春秋。夢兩楹，夢赤舄，至人不無；夢蕉鹿，夢軒冕，癡人敢說。惟其無想無因，未嘗夢乘車入鼠穴，搗齏噉鐵杵；非其先知先覺，何以將得位夢棺器，得財夢穢矢？正在恍惚之交，儼若神明之賜。某也踉蹌偃蹇，軒翥樊籠，顧影自憐，將誰以告？為人所玩，吾何以堪！一鳴驚人，赤壁鶴耶？局促轅下，南柯蟻耶？得時則駕，渭水熊耶？半榻蓬除，漆園蝶耶？神其詔我，或寢或叱；我得先知，何從何去。擇此一陽之始，以祈六夢之正。功名志急，欲搔首而問天；祈禱心堅，故舉頭以搶地。軒轅氏圓夢鼎湖，已知一字而有一驗；李衛公上書西嶽，可云三問而三不靈。肅此以聞，惟神垂鑒。」

### 禊泉

惠山泉不渡錢塘，西興腳子挑水過江，喃喃作怪事。有縉紳先生造大父，飲茗大佳，問曰：「何地水？」大父曰：「惠山泉。」縉紳先生顧其價曰：「我家逼近衛前，而不知打水吃，切記之。」董日鑄先生常曰：「濃、熱、滿三字盡茶理，陸羽《經》可燒也。」兩先生之言，足見紹興人之村、之樸。

余不能飲澗鹵，又無力遞惠山水。甲寅夏，過斑竹庵，取水啜之，磷磷有圭角，異之。走看其色，如秋月霜空，噴天為白；又如輕嵐出岫，繚松迷石，淡淡欲散。余倉卒見井口有字劃，用帚刷之，「禊泉」字出，書法大似右軍，益異之。試茶，茶香發。新汲少有石腥，宿三日，氣方盡。

辨禊泉者無他法，取水入口，第橋舌舐腭，過頰即空，若無水可咽者，是為禊泉。好事者信之，汲日至，或取以釀酒，或開禊泉茶館，或甕而賣及饋送有司。董方伯守越，飲其水，甘之，恐不給，封鎖禊泉，禊泉名日益重。會稽陶溪、蕭山北幹、杭州虎跑，皆非其伍，惠山差堪伯仲。在蠡城，惠泉亦勞而微熱，此方鮮磊，亦勝一籌矣。長年鹵莽，水遞不至其地，易他水，余咎之，置同伴，調發其私。及余辨是某地某井水，方信服。昔人水辨淄、澠，侈為異事。諸水到口，實實易辨，何待易牙？余友趙介臣亦不余信，同事久，別余去，曰：「家下水實行口不得，須還我口去。」

### 蘭雪茶

日鑄者，越王鑄劍地也，茶味稜稜有金石之氣。歐陽永叔曰：「兩浙之茶，日鑄第一。」王龜齡曰：「龍山瑞草，日鑄雪芽。」日鑄名起此。京師茶客，有茶則至，意不在雪芽也。而雪芽利之，一如京茶式，不敢獨異。三峨叔知松蘿焙法，取瑞草試之，香撲冽。余曰：「瑞草固佳，漢武帝食露盤，無補多欲；日鑄茶藪，『牛雖瘠瘠於豚上』也。」遂募歛人人日鑄。杓法、掐法、挪法、撒法、扇法、炒法、焙法、藏法，一如松蘿。他泉淪之，香氣不出，煮禊泉，投以小罐，則香太濃郁。雜入茉莉，再三較量，用敞口瓷甌淡放之，候其冷；以旋滾湯衝瀉之，色如竹籜方解，綠粉初勻，又如山窗初曙，透紙黎光。取清妃白，傾向素瓷，真如百莖素蘭同雪濤並瀉也。雪芽得其色矣，未得其氣，余戲呼之「蘭雪」。四五年後，「蘭雪茶」一哄如市焉。越之好事者，不食松蘿，止食蘭雪。蘭雪則食，以松蘿而纂蘭雪者亦食，蓋松蘿貶聲價俯就蘭雪，從俗也。乃近日徽歛間，松蘿亦名蘭雪，向以松蘿名者，封面係換，則又奇矣。

### 白洋潮

故事，三江看潮，實無潮看。午後喧傳曰：「今年暗漲潮。」歲歲如之。

戊寅（編按：一說庚辰）八月，弔朱恆岳少師，至白洋，陳章侯、祁世培同席。海塘上呼看潮，余遑往，章侯、世培踵至。立塘上，見潮頭一線從海寧而來，直奔塘上。稍近，則隱隱露白，如驅千百群小鵝，擊翼驚飛。漸近，噴沫浪花蹴起，如百萬雪獅蔽江而下，怒雷鞭之，萬首鏃鏃無敢後先。再近，則颶風逼之，勢欲拍岸而上。看者辟易，走避塘下。潮到塘，盡力一礮，水擊射，濺起數丈，著面皆濕。旋捲而右，龜山一擡，轟怒非常，礮碎龍湫，半空雪舞。看之驚眩，坐半日，顏始定。先輩言浙江潮頭自龕、赭兩山激激而起，白洋在兩山外，潮頭更大，何耶？

### 陽和泉

禊泉出城中，水遞者日至。臧獲到庵借炊，索薪、索菜、索米，後索酒、索肉，無酒肉，輒揮老拳。僧苦之。無計脫此苦，乃罪泉，投之芻穢。不已，乃決溝水敗泉，泉大壞。張子知之，至禊井，命長年濬之。及半，見竹管積其下，皆鬻脹作氣；竹盡，見芻穢，又作奇臭。張子淘洗數次，俟泉至，泉實不壞，又甘冽。張子去，僧又壞之。不旋踵，至再、至三，卒不能救，禊泉竟壞矣。是時，食之而知其壞者半，食之不知其壞而仍食之者半，食之知其壞而無泉可食、不得已而仍食之者半。

王申，有稱陽和嶺玉帶泉者，張子試之，空靈不及禊而清冽過之。特以玉帶名不雅馴，張子謂：「陽和嶺實為余家祖墓，誕生我文恭，遺風餘烈，與山水俱長。昔孤山泉出，東坡名之『六一』，今此泉名之『陽和』，至當不易。」蓋生嶺生泉，俱在生文恭之前，不待文恭而天固已陽和之矣，夫復何疑！土人有好事者，恐玉帶失其姓，遂勒石署之。且曰：「自張志『禊泉』而『禊泉』為張氏有，今吾山是其祖壘，擅之益易。立石署之，懼其奪也。」時有傳其語者，陽和泉之名益著。銘曰：「有山如礪，有泉如砥；太史遺烈，落落磊磊。孤嶼溢流，『六一』擅之。千年巴蜀，實繁其齒；但言眉山，自屬蘇氏。」

### 閔老子茶

周墨農向余道閔汶水茶不置口。戊寅九月至留都，抵岸，即訪閔汶水於桃葉渡。日晡，汶水他出，遲其歸，乃婆婆一老。方敘話，遽起曰：「杖忘某所。」又去。余曰：「今日豈可空去？」遲之又久，汶水返，更定矣。睨余曰：「客尚在耶！客在奚為者？」余曰：「慕汶老久，今日不暢飲汶老茶，決不去。」

汶水喜，自起當爐。茶旋煮，速如風雨。導至一室，明窗淨几，荊溪壺、成宣窯瓷甌□餘種，皆精絕。燈下視茶色，與瓷甌無別而香氣逼人，余叫絕。余問汶水曰：「此茶何產？」汶水曰：「閔苑茶也。」余再啜之，曰：「莫給余！是閔苑製法而味不似。」汶水匿笑曰：「客知是何產？」余再啜之，曰：「何其似羅芥甚也？」汶水吐舌曰：「奇，奇！」余問：「水何水？」曰：「惠泉。」余又曰：「莫給余！惠泉走千里，水勞而圭角不動，何也？」汶水曰：「不復敢隱。其取惠水，必淘井，靜夜候新泉至，旋汲之。山石磊磊藉甕底，舟非風則勿行，故水之生磊。即尋常惠水猶遜一頭地，況他水耶！」又吐舌曰：「奇，奇！」言未畢，汶水去。少頃，持一壺滿斟余曰：「客啜此。」余曰：「香撲烈，味甚渾厚，此春茶耶？向淪者的是秋採。」汶水大笑曰：「予年七□，精賞鑒者無客比。」遂定交。

### 龍噴池

臥龍驥首於耶溪，大池百仞出其額下。六□年內，陵谷遷徙，水道分裂。崇禎己卯，余請太守檄，捐金糾眾，畚鍤千人，毀屋

三□餘間，開土壤二□餘畝，辟除瓦礫芻穢千有餘艘，伏道蜿蜒，偃潏澄澹，克還舊觀。昔之日不通線道者，今可肆行舟楫矣。喜而銘之，銘曰：「蹴醒驪龍，如寐斯揭。不避逆鱗，抉其鯁噎。滌蓄澄泓，煦濕濡沫。夜靜水寒，頡珠如月。風雷逼之，揚鬢鼓鬣。」

### 朱文懿家桂

桂以香山名，然覆墓木耳，北邙蕭然，不堪久立。單醪河錢氏二桂，老而禿；獨朱文懿公宅後一桂，幹大如斗，枝葉覲鬣，樾蔭畝許，下可坐客三四□席。不亭、不屋、不臺、不欄、不砌，棄之籬落間。花時不許人人看，而主人亦禁足勿之往，聽其自開自謝已耳。樗櫟以不材終其天年，其得力全在棄也。百歲老人多出蓬戶，子孫第厭其癩瘡耳，何足稱瑞？

### 逍遙樓

滇茶故不易得，亦未有老其材八□餘年者。朱文懿公逍遙樓滇茶，為陳海樵先生手植，扶疏翳翳，老而愈茂。諸文孫恐其力不勝葩，歲刪其萼盈斛，然所遺落枝頭，猶自燿山熠谷焉。文懿公，張無垢後身。無垢降乩與文懿，談宿世因甚悉，約公某日面晤於逍遙樓。公佇立久之，有老人至，劇談良久，公殊不為意。但與公言：「柯亭綠竹庵樑上，有殘經一卷，可了之。」尋別去，公始悟老人為無垢。次日，走綠竹庵，簡樑上，有《維摩經》一部，繕寫精良，後二卷未竟，蓋無垢筆也。公取而續書之，如出一手。

先君言，乩仙供余家壽芝樓，懸筆掛壁間，有事輒自動，扶下書之，有奇驗。娠祈子，病祈藥，賜丹，詔取某處，立應。先君祈嗣，詔取丹於某簾臨川筆內，簾失鑰閉久，先君簡視之，鑰自出觚管中，有金丹一粒，先宜人吞之，即娠余。

朱文懿公有姬媵，陳夫人獅子吼，公苦之，禱於仙，求化妒丹。乩書曰：「難，難！丹在公枕內。」取以進夫人，夫人服之，語人曰：「老頭子有仙丹，不餉諸婢而余是餉，尚呢余。」與公相好如初。

### 天鏡園

天鏡園浴覺堂，高槐深竹，樾暗千層，坐對蘭蕩，一泓漾之，水木明瑟，魚鳥藻荇，類若乘空。余讀書其中，撲面臨頭，受用一綠，幽窗開卷，字俱碧鮮。每歲春老，破塘筍必道此。輕舸飛出，牙人擇頂大筍一株擲水面，呼園中人曰：「撈筍！」鼓棹飛去。園丁划小舟拾之，形如象牙，白如雪，嫩如花藕，甜如蔗霜。煮食之，無可名言，但有慚愧。

### 包涵所

西湖之船有樓，實包副使涵所創為之。大小三號：頭號置歌筵、儲歌童，次載書畫，再次侍美人。涵老以聲伎非侍妾比，仿石季倫、宋子京家法，都令見客。常靚妝走馬，髻鬟勃窣，穿柳過之，以為笑樂。明檻綺疏，曼謳其下，擲籥彈箏，聲如鶯試。客至，則歌童演劇，隊舞鼓吹，無不絕倫。乘輿一出，住必浹旬，觀者相逐，問其所止。

南園在雷峰塔下，北園在飛來峰下。兩地皆石藪，積牒磊砢，無非奇峭。但亦借作谿澗橋樑，不於山上疊山，大有文理。大廳以拱斗擡梁，偷其中間四柱，隊舞獅子甚暢。北園作八卦房，園亭如規，分作八格，形如扇面。當其狹處，橫互一牀，帳前後開合，下裡帳則牀向外，下外帳則牀向內。涵老據其中，扇上開明窗，焚香倚枕，則八牀面面皆出。窮奢極欲，老於西湖者二□年。金谷、鄴塢，著一毫寒儉不得，索性繁華到底，亦杭州人所謂「左右是左右」也。西湖大家何所不有，西子有時亦貯金星，咄咄書空則窮措大耳。

### 鬥雞社

天啟壬戌間好鬥雞，設鬥雞社於龍山下，仿王勃《鬥雞檄》，檄同社。仲叔秦一生日攜古董、書畫、文錦、川扇等物與余博，余雞屢勝之。仲叔忿懣，金其距，介其羽，凡足以助其膂膊致味者無遺策，又不勝。人有言徐州武陽侯樊噲子孫，鬥雞雄天下，長頸烏喙，能於高桌上啄粟。仲叔心動，密遣使訪之，又不得，益忿懣。

一日，余閱稗史，有言唐玄宗以酉年酉月生，好鬥雞而亡其國。余亦酉年酉月生，遂止。

### 棲霞

戊寅冬，余攜竹兜一、蒼頭一，遊棲霞，三宿之。山上下左右鱗次而櫛比之巖石頗佳，盡刻佛像，與杭州飛來峰同受黥刺，是大可恨事。山頂怪石巉岉，灌木蒼鬱，有顛僧住之，與余談，荒誕有奇理，惜不得窮詰之。

日晡，上攝山頂觀霞，非復霞理，余坐上癡對。復走庵後，看長江帆影，老鶴河、黃天蕩條條出麓下，悄然有山河遼廓之感。一客盤礴余前，熟視余，余晉與揖，問之，為蕭伯玉先生，因坐與劇談，庵僧設茶供。伯玉問及補陀，余適以是年朝海歸，談之甚悉。《補陀志》方成，在篋底，出示伯玉，伯玉大喜，為余作敘。取火下山，拉與同寓宿，夜長，無不談之，伯玉強余再留一宿。

### 湖心亭看雪

崇禎五年□二月，余住西湖。大雪三日，湖中人鳥聲俱絕。

是日更定矣，余拏一小舟，擁毳衣爐火，獨往湖心亭看雪。霧凇沆砀，天與雲、與山、與水，上下一白。湖上影子，惟長堤一痕、湖心亭一點、與余舟一芥、舟中人兩三粒而已。

到亭上，有兩人鋪氈對坐，一童子燒酒，爐正沸。見余大驚喜，曰：「湖中焉得更有此人！」拉余同飲。余強飲三大白而別。問其姓氏，是金陵人，客此。及下船，舟子喃喃曰：「莫說相公癡，更有癡似相公者。」

### 陳章侯

崇禎己卯八月□三，侍南華老人飲湖舫，先月早歸。章侯悵悵向余曰：「如此好月，擁被臥耶？」余敕蒼頭攜家釀斗許，呼一小划船再到斷橋，章侯獨飲，不覺沾醉。過玉蓮亭，丁叔潛呼舟北岸，出塘棲蜜橘相餉，啜啖之。

章侯方臥船上嘍囂，岸上有女郎命童子致意云：「相公船肯載我女郎至一橋否？」余許之。女郎欣然下，輕紈淡弱，婉嫵可人。章侯被酒挑之曰：「女郎俠如張一妹，能同虯髯客飲否？」女郎欣然就飲。移舟至一橋，漏二下矣，竟傾家釀而去。問其住處，笑而不答。章侯欲躡之，見其過岳王墳，不能追也。